

(西夏) 骨勒茂才著

黄华 聂鸿音 史金波 整理

番漢合時掌中珠

宁夏人民出版社

好景難留
人生如夢

〔西夏〕 骨勒茂才 著

番汉合时掌中珠

黄振华 聂鸿音 史金波 整理

番 汉 合 时 掌 中 珠

(西夏) 骨勒茂才 著

黄振华 聂鸿音

史金波 整 理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190千

印数: 1——1,200册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7-00331-4/K·54 定 价: 3.70元

前言

《番汉合时掌中珠》刊于西夏乾祐二十一年（公元一一九〇年），是骨勒茂才编纂的一本西夏文—汉文对照词语集，原版曾几经翻刻，小有增改，可以说是在西夏地区流传较广的一部沟通番汉语言文字的常用辞书。

西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割据王朝，立国一百九十年。在元昊称帝前，野利仁荣便受命创制文字，时称番文、番书，大庆元年（一〇三六年）颁行境内，并尊之为国字。「凡国中艺文浩牒尽易蕃书」。西夏曾用这种文字大量编纂字书和韵书，编写历史和法典，创作文学作品，翻译佛经和汉文典籍，从事文移往来。西夏灭亡之后，其文字仍继续流传使用。元代曾大量印施西夏文佛经，元末北京居庸关六体文字石刻、敦煌莫高窟六体文字石碑，西夏文即其中之一。明代尚有西夏文刻经，河北保定就曾出土西夏文经幢。后来，西夏文字始逐渐失传，成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八十年前，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在西夏黑水故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

旗)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其中便有《掌中珠》这部唯一有汉字标音释义的辞典。学术界由此始知千余西夏字的意义和读音,为进一步释读西夏文献、开展西夏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掌中珠》是一把打开西夏学研究大门的钥匙。

西夏境内的党项族与汉、吐蕃、回鹘、鞑靼等族杂居,因此,党项族文化便自然而然地受到附近各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的影响。西夏统治者多尊孔尚儒,为密切番汉关系,使更多的番人学会汉语汉文,使更多的汉人学会番语番文,自有必要编纂一部双语对照的大众读物,于是《掌中珠》便应运而生。诚如骨勒茂才自序所言:「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很明显,骨勒茂才是希望以《掌中珠》促进番汉和好,在番汉人民之间架起一座互通文化的桥梁。

传世《掌中珠》为刻本,蝴蝶装,三十七页。书中收录词语依三才分部,每部又分上中下三篇,即天形(体)上、天相中、天变下,地形(体)上、地相中、地用下,人形(体)上、人相中、人事下。前八篇为单纯词语汇集,不成句读。最后一篇「人事下」则收录从生人、长成、婚娶直至去世的有关语句,浑然成趣。其叙事多四字一读,偶有参差。如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页有「菩提涅槃,令交获则,六趣轮回,苦报无

量」四句，所谓「令交获则」颇令人费解。察西夏文为「交获令则」，依西夏文法，「菩提涅槃」应是「令交获」的宾语，「则」字为连词，当属下读。所以，正确的汉译文应作：「令获（得）菩提涅槃，则六趣轮回，苦报无量。」《掌中珠》的原译显得不易理解，大约是编纂者有意要保持整齐的四字格式所致。

《掌中珠》的每条词语都由四行组成，第一行汉字为第二行的西夏字注音，第四行西夏字为第三行的汉字注音，第二行西夏字和第三行汉字则为番汉词义对照。例如第五页第一栏「金星」条：

皆迎

霧霧

金星

𐽀𐽁

假如懂西夏文的人学习汉文，就知道汉文「金星」是霧霧的意思，读若𐽀𐽁。若是通汉文的人学习番文，则知霧霧是「金星」的意思，读若「皆迎」。

俄国柯兹洛夫从黑水取走的《掌中珠》，原件现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一九一二年，罗振玉在日本会见当时的彼得堡大学教授伊凤阁，得见《掌中

珠》一页，深知该书的重大学术价值，次年即向伊凤阁借得《掌中珠》九页，付诸影印，始在学术界流传，但尚不过全书的四分之一。一九二二年，伊凤阁到天津，罗氏又借得全书照片，即命其子罗福成校理抄写，一九二四年由貽安堂经籍铺作为《绝域方音集》第一种刊行于世，这便是后来流通较广的罗抄本。数十年来，由于苏联方面一直未将《掌中珠》全部原件发表，后人的研究就不得不以罗抄本为据，学者每以不见全豹为憾。七十年代末，美国学者陆宽田访苏，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摄得《掌中珠》全书，归国后进行了初步整理研究，一九八二年以《合时掌中珠》为书名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刊布，书后附有《掌中珠》全部原件影照，陆宽田将其分为A本和B本。至一九八〇年，湮没约八百年的《掌中珠》原件终于重见天日。

根据陆宽田发表的两种《掌中珠》共七十二页原件看来，此书版式繁杂，兹举数例，可见一斑：

西夏文序言「茂才稍学番汉文字」，「茂才」，另一版本作「愚」。

类目汉文「天形上」、「地形上」、「人形上」，「形」，另一版本作「体」。

「天相中篇」二十八宿次第一本不误，一本「角」、「星」二宿互舛。

汉字「月」，一本音夜，一本音纒。

西夏字彙，一本音「鱼绘」，一本音「宜会」。

此外，陆书二六四页即《掌中珠》第七页后半部似属A本，其内容则相当于B本第六页后半部。这些都说明当时至少就有两种刻本并行。

罗抄本所据母本有的页面似亦异于陆宽田发表的A、B二本。例如《掌中珠》第三页的西夏「时」字注音，罗抄本作「尼精」，A、B二本均作「精」；第三十五页第五栏罗抄本的「以富为贵」，B本则作「以富为荣」。由此又可知《掌中珠》不止两种版本。现在我们整理发表的《掌中珠》，是以陆宽田影印的B本为甲种本，以A本为乙种本。两本所缺页面，在不与上下文产生矛盾的前提下，以他本配齐。我们还尽量将两个配本补足残缺文字，所补字笔画较细，并以界线勾出所补部分，以便与原件区分。我们还以甲种本为准，编制西夏文、汉文索引附诸书后，乙种本与甲种本页、栏不同者，以括弧注明。

西夏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发展到现在，已进入了逐渐成熟的阶段。中外学者发表的有关论著几已盈千。在西夏语文学研究方面，几部重要的西夏文字典都有研究者整理出版，如《文海》、《音同》、《五音切韵》等等，这便为学者直接利用西夏文史料来全面探讨西夏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掌中珠》这把入门钥匙，要取得现在

的成就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一九一四年罗抄本《掌中珠》首次刊布以后，最先据此研究西夏语文者首推罗福长和伊凤阁。他们初步探讨了西夏文字的构成、近似读音和西夏语的基本语序。罗刊本书后附有《正误表》，是为校勘《掌中珠》之始。一九三〇年，王静如撰《番汉合时掌中珠补》，一九八三年吴峰云撰《番汉合时掌中珠校补》，均对原文有所校正。在国外，首先是苏联学者聂历山就其近水楼台之便，最先将《掌中珠》中的语词收进他的西夏文字典，十多年后，苏联出版了他的遗稿《西夏语文学》。一九六四年，日本西田龙雄在《西夏语研究》中全文校录了《掌中珠》，因未见原件，所据底本仍是罗刊本。一九八二年美国陆宽田刊布《掌中珠》，在导论中对西夏语文作了探讨，他对《掌中珠》的认识和对西夏语文的一般规律似不甚了然，故文中错误甚多。

学界对《掌中珠》的研究并未结束，其中的番汉对音问题至今仍然使人困惑，历来学者众说纷纭，分歧最大，集中表现在鼻冠音声母和鼻辅音韵尾的有无这两个问题上。关于西夏语鼻冠音的争论，起于《掌中珠》的「二合」对音汉字（如「尼卒」型）。最初德国学者查赫在一九二七年猜测应按反切法拼读，两年后苏联学者龙果夫撰文提出异议，龙果夫认为，「尼卒」型字音代表了西夏语的鼻冠音声母（如 *ɲ*）。长期以来，

龙果夫的观点占据统治地位。西夏学者如王静如在一九三三年、西田龙雄在一九六四年、苏敏在一九六八年、黄振华在一九八三年等都采纳此说，还在某些方面加以扩展。与此相反，台湾学者龚煌城在一九八一年著文指出，前人所拟大批鼻冠音声母是相应部位的纯全浊声母。聂鸿音在一九八五年则进一步提出，应将「二合」注音汉字分为两类，一类为「尼台」、「妻萎」型，当完全依反切法拼读，另一类为「尼卒」型，则基本上如龚煌城所说，当是纯全浊声母。上述分歧目前尚无统一之势。至于鼻韵尾问题，早在一九三〇年王静如就提出，西夏语可能没有鼻韵尾，其目的是解释《掌中珠》汉字对音中的「阴阳对转」。次年伯希和在《通报》发表短评，建议用鼻化元音来解释这一现象。后来王静如逐渐接受了伯希和的理论，在一九八二年发表的文章中便完全肯定了西夏语有鼻化元音。此外，构拟西夏语音体系的学者如西田龙雄、苏敏等，也据此将西夏韵母分成普通元音和鼻化元音两大类。只有黄振华依然坚持西夏语有鼻韵尾存在，并主张建立普通元音、鼻化元音和鼻韵尾三类韵母的对立。一九八五年，聂鸿音著文分析了鼻化元音理论在逻辑上的缺陷，并列举证据说明番汉对音中的阴阳对转现象只能表明失落鼻韵尾的是宋代汉语西北方言，而不是西夏语。因此，他认为西夏语并无鼻化元音韵母，仅有普通元音韵母和鼻韵尾的对立，尽管后者多见于汉语借词。

由上所述可见，《掌中珠》还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汉字注音问题只是其中之一。

8

我们认为，解决拟音问题必须参考西夏字在《文海》和《音同》中所属的声韵类别和反切，否则势必作出错误的结论。例如西夏文「黑」字在《音同》属舌头音类，《掌中珠》汉字注音为「嘿」，若据汉字直接拟音则误。我们现在整理刊布《掌中珠》，目的就是为学界提供一份更加可靠的原始资料，以供共同研究。由于学识浅薄，整理和校勘都难免有错。借用骨勒茂才自序的话来说，唯望「贤哲睹斯，幸莫晒焉」！

编者 一九八八年二月

参考文献

戴维理亚：西夏王朝的文字 (G. Deveria, L'Écriture du royaume de Si-hia ou Tangut,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1898)。

伊凤阁：西夏国书说(A. I. Ivanov, Zur Kenntnis der Hsi-hsia Sprache,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09)。

罗福苍：西夏国书略说，天津，一九二四。

罗福成：番汉合时掌中珠，天津，一九二四。

查赫：迄今西夏语研究中的一大谬误(E. Von Zach, Über einen störenden

Fehler in den bisherigen Hsi-Hsia Studien, 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 1927)。

龙果夫：《掌中珠》中「尼卒」翻「合牙」(A. A. Dragunov, Binoms of the Type

尼卒 in the Tangut-Chinese Dictionary, Доклады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29)。

王静如：番汉合时掌中珠补及西夏民族语言與夏国史料，西夏研究临时刊之一，北平，1936。

一九三〇。

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九三〇。

伯希和：评《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P. Pelliot, Revue de l'Asie Orientale, 1931）。

T'oung pao, 1931）。

王静如：论四川羌语及弥药语与西夏语，西夏研究第二辑，北平，一九三三。

聂历山：西夏语文学（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1960）。

西田龙雄：西夏研究——西夏语的构拟与西夏文字的解读，东京，一九六四。

苏敏：西夏语文法（М. В. Софронов,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1968）。

柯萍·科罗科洛夫、克恰诺夫、捷连捷耶夫——卡坦斯基：文海（К. В. Келлер, В. С. Коллоров, Е. И. Кычанов, А. 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 Море Писем, Москва, 1969）。

龚煌城：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擦音（Obstruents in the Tangut Language），中

央研究所集刊，一九八一。

央研究所集刊，一九八一。

王静如：西夏语音系导言，民族语文，一九八二。

陆宽田：合时掌中珠——十二世纪的番汉字典(Luckwanten, The Timely Pearl, A

12th Century Tangut Chinese Glossary, Bloomington, 1982)。

吴峰云：番汉合时掌中珠校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一九八三。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一九八三。

聂鸿音：西夏语音商榷，民族语文，一九八五。

目次

前言·····	一
影印原文·····	一
西夏文索引·····	一五三
汉文索引·····	二四九

番漢合時掌中珠

卷之八

雜

